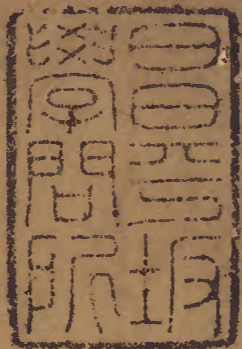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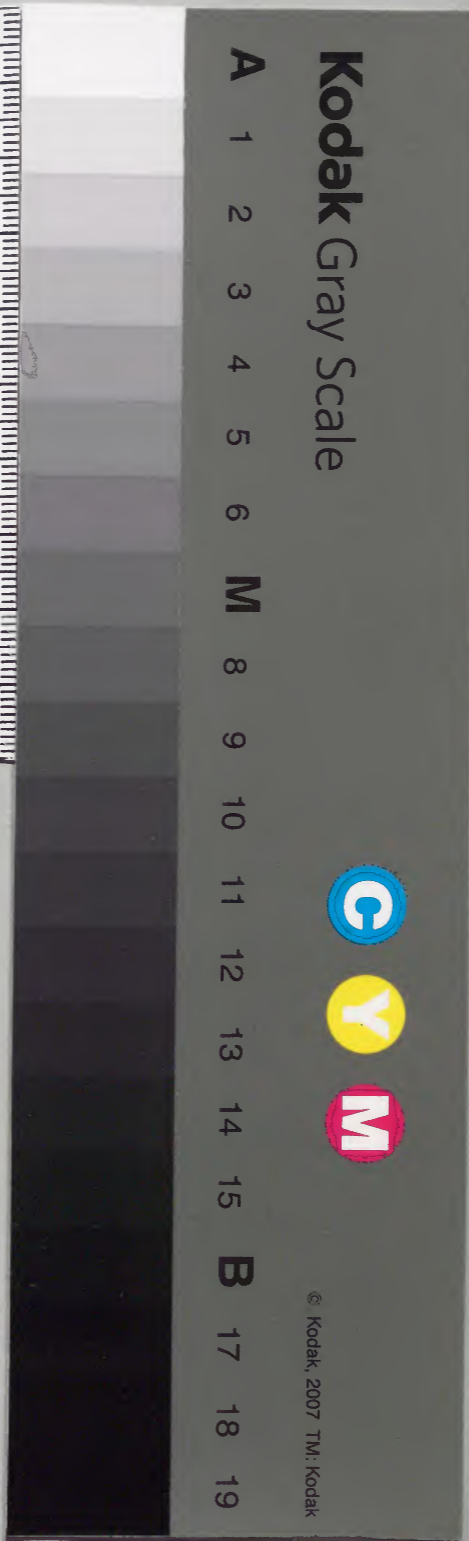
漢書纂傳



漢書門類			
二	三	一	三
九	〇	函	號
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	三	三	漢
函	一	三	書
一	冊	七	冊
〇	架	三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3	
冊數	7 (6)		
函號	290	102	





次崖云議論
滾滾皆聖賢
首理詞語復

言揚漢儒以
經術經世務
自抑對之外
如衡者殆不
多見也

匡張孔馬傳

輯匡衡政事得失疏戒妃匹勸經學
威儀之則疏
張禹贊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
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

此上言時俗
之弊此下言
變俗變俗句
與漢之句相
顧

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疏者妻妾之家內親
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
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
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
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
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

本字應上務
字今俗更以
下正是道之
未得其務屬

考國風以下
歷引詩之變
俗者以為証
申明上文公
卿大夫相與
循禮以下意

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
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
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
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
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
勇而國人暴虎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楊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曰生共此樂死共
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好祭鬼神鼓舞
宛丘之下無冬唐風山有樞之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有樞之
無夏值其鷺羽詩曰子有衣裳

宛丘之下無冬
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唐風山有樞之
詩曰子有衣裳

次崖云治天
下一句收拾
上文許多意
思是大關鍵
巨聞教化以
下總敘上文
言變俗之效
因引詩以起
下文言宜先
正天子之都
也

次崖云自古
將進言於君
者必先稱述
其善然後及

漢書卷六

臣傳

第五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
國於邠化太王之仁
故其俗皆貴誠恕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謂崇尚也今之偽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
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
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
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
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商頌殷武詩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
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

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
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
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浸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也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靜者動謂地震明者晦謂日蝕水旱
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
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
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
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

漢書卷六

臣傳

第五

已意

周之衰也度過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今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次崖云此疏所言義理最

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

精粹學者當
着眼不可與
尋常章疏並
看

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粦粦在疚周頌閔子小子詩言成王喪畢

此疏泛起一
冒下分三段
與前治亂篇
同格

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上之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周南關雎詩言能致其貞淑不

漢書卷之

匡衡

四

第五篇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
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
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
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
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求不

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
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以章人倫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嚴讀嘉
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
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
昭穆穆以視之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

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
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
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
幸甚上敬納其言

此傳敘禹以明經為師相而所書者若賞賜若買田若飲食婦女與諸臺地請官子壻之類而已及書臨問數語又曰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

諸王子弟聞知皆喜悅則禹之為人可概見已

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

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
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
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
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
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
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
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
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
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荆川云為相
六歲廼無一
事可書也

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
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
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
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
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
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
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
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
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此一段范蔚
宗稱其瞻而
不識

而宜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各自為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坐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鮮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

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

虛門云禹不以此條王氏擅權之罪令帝得為處分已而卒移漢祚禹之罪重矣東萊云禹之罪後世論之詳矣然推其由亦成帝致之彼見其懦弱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之死為子孫計不得不出於此爾

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文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

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曾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經學精習

謹厚

詞極委死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

匡衡張禹傳終

王商史丹傳喜傳輯史丹

丹傳止叙輔
皇太子一事
始末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

漢書卷九
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
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
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
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
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九
以槌鼓槌也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
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
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

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
也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
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
相長大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
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
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謂者告語也丹免
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
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

門云史冊
屬詭而見
則忠而湛深
矣

龍門云亦以
考劫之之諫

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
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稍侵言漸篤也數問尚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
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
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
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
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
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

鹿門云妄聞
罪當死此一
着更妙

太子由是句
了護太子事

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
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
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
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譴丹
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却退也上因納謂丹曰
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善輔道太子
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
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

升以執正不
附傳太后卒
以免官一節
班掾附之傳
書傳中

西山云成帝
免師丹策其
辭頗温厚殊
得進退大臣
体云

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
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
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一百丹為
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
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
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
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
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未始中病乞骸骨上
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

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
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
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
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
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玉菴迺絕
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漢書卷之六
史丹
第...

漢書卷之... 史丹傳 第四十五 第三篇

史丹傳 終

薛宣朱博傳 全輯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郟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

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斗食者祿計日以十

其縣名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

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

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趙貢察舉宣故

得遷也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全大將王鳳聞其能

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

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

兩人同傳以皆佐史起家為能走而及似丞相也又皆以彈劾去云
鹿門云薛宣與翟方進二傳更教千言而頭緒最多誼孫獨能點交如掌上可誦

漢書卷之... 史丹傳 第四十五 第三篇

次崖云詞簡而暢意切而足非漢人不誣為此文字

唐門云宣此類似借陰陽不和以游說主上一則為上覆過委惟臣下一則私巧媚求為階

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久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

否否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

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

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

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

賊廢亂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

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

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

荆川云宣作馮翊以松匡廢屬史上見之

卷之二十一

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
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
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
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今又
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依當時律條臧直金則至重罪故密以
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
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與宣書記
常相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
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

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
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
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價證驗以明白欲遣吏
考察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
也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
得檄亦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
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
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

麻門云荆川曰中間挿入數句虛語便錯綜予竊謂

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

此數句正是小結案又云以下又別為序父亦上面臣屬吏之附見者

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斯亦可矣扶

荆川云冷語
却亦澹宕
席門云宣之
為郡本意故
班掾盡力點
綴在此然亦
然覺費辭色
較之史遷還
退一步

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
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
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稱靜遷為少
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
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
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
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

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

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

大雅烝民之詩云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

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

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息

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

一減三輔之賊什九也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

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

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

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

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羔羊之詩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

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

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

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

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

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

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

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

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

為冊詞張本

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

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

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

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

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

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

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

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

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鬪絕

幾不為郡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
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
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媢
法謂據法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
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
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
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
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
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

宣父子禍根在兄弟不和一節故先叙之起割咸案

宣子况一段立况罪案

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
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
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
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
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
駁不可駁者執意不同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
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
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侯封在
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揚明欲令

漢書卷六

宣子况

七

宣子况

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也。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
 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
 史中丞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
 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
 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
 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
 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
 黠無所畏忌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
 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公過

過人以不義
 是不直也見
 毆與毆人者
 非同爾

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
 功遂不免於誅。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浸近也言傷戮大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者為意
 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
 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
 義而見疾者與痛人之罪鈞惡不直也。疾音侈痛音鮪咸厚
 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言咸為脩而毀宣是不誼
 而不况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

直

卷之

宣

中丞廷尉兩
議關鍵一在
不與凡民爭
鬪同一在典
凡民爭鬪無
異
鹿門云按申
咸之奏御史
中丞之勘及
廷尉之詳情
爭如豈可謂
上矣固是渡
古佳處然較
一所以任祿
下未及張湯
之死三長史
處當隔一層
所云此議

趣明非以恐威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
門外傷威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
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
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
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
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
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况與謀者
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

丞為當廷
所駁非是

荆川云初宣
受接上文

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
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
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
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
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
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
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
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
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

漢書卷之九
宣
九

鹿門云予按此一段纔見宣之結局非接也

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挾也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也

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問步謂步行而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

漢泉云郡中
人更用而字
御史中丞一
設著所以顯

名為郡功曹
之故且以應
隨後亡大夫
不避風雨句

志養云叙錄
見諸自言一
事筆法雷厲
風竹方可以
語沆沓

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
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謂被掠卒免咸死罪咸得論
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
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屬鳳其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
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
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
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
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

寡馮博之位
俠反不更文
法處生色如
此

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
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
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
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
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
刺史護曹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言齊人
性遲緩多自高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
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闕致意

志菴云處察
兒之臥病齋
遂之舒遲而
事亦可謂不
惡而嚴矣

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

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太

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

遲博出教主簿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

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此謂大昭昭謂大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

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

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

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言不且能用

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

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

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

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

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熱服姑幕縣有羣輩八

人報仇廷中皆不得於縣廷之中報仇殺長吏自繫

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

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迺見丞掾曰

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
 不得有書言已得縣之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
 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
 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
 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
 下皆此類也結上起下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
 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
 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

叙博心在馮
 却用一段
 散辭虛叙儘
 見錯綜變化
 之妙

長陵大姓尚方禁姓尚方
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者
 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
 見視其面果有瘢瘢創
痕也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咲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耻拔拭用禁拔拭
摩也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
 對曰必死言盡死
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
 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
 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今久之召見功曹閉閣
 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

漢書卷之

卷之

十一

第五篇

投刀使削所
託即枚試用
以下之意

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敕自改而
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
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
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
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
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
此亦操持下屬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
與前神本武吏三句相應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

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言可以人
情知之

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

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

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

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

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

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

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

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

先詳次兩更
丞相御史大

夫及三公官
始末而後次
博奏復御史
大夫疏文有
開合

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

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與

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
暗應并賜無去
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
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
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更經也
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
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
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
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

先次奏改刺
也一段而後
次博奏復刺
典之辭

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
大司空大司馬馬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
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
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
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
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
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
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

漢書

卷

六

第五

荆川云此一
段以趙廣漢
張敞傳體
鹿門云予竊
以為此等風
調正是班史
筆法

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
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
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
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
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
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
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
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
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以帶之其趨

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結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
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為大司
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傳晏
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
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
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
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
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
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

鹿門云以下
斥次朱博及
孔卿侯晏傳
會同上處并
及彭宣矯望
解勝等彈劾
類史記武
帝封三王世
家

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
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
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
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
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
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
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
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

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
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
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
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
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
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
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
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以
為知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

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
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
春秋重而書之僑如叔孫宣伯也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
圯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同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
詩小雅 巧言章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
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
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
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
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
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
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
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
孔鄉稱副也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
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漢書卷之九十一
朱博
第五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鹿門云披方
進以羈旅遊
學遂成名儒
所歷中外並
以慘覈之資
傾危之智排
擯當世結知
主上固其材
之雄且鷙也
已而幸以自
殺其於陰符
家之驗與班
椽首末點綴
若盡可為戒
心
荆川云段段

翟方進傳

輯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
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
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頓讀鈍數為掾史所詈
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
竒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
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
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
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

漢書

卷之

九

第

生情

漢書卷之

禮方進

卷之三

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
起青州書安
 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
 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
 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
 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
 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
 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
 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
 再三奏事刺史歲盡朝奏事京師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

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没入車馬既至甘
 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
 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
 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
 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
 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比例也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
 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既自云不坐又
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

漢書卷之

禮方進

卷之三

商為義渠長所捕亡義渠北地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
豨豬連繫都亭下豨豨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
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
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奏可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
諸侯之上尊主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
為職今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
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諄逆順之理宣本不
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

捕入會浩商
三句結商前
案即從接上

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
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
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丞相及御史其
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
進新視事而洎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
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
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頤
過迺就車頤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漢書卷之... 卷之三十一
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
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
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
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
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
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
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
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

次平當所奏
一一與前相
顧

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律殺不辜一家三人
為不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
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
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
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
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
廷由是憚之丞相宣其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
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
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權專也方進部掾史覆

荆川云自遷
為丞相司直
至此一大段
敘事情盡

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常與方進書
切中方進之
病故班史特
次之且以結
前遂相親友
案

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也任堪欲試以治
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
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
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
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
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
姦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
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
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

應泰文相

總為相數句
於此為綱以
後分疏之為
目

荆川云此本
張湯傳叙朱
貢臣嚴助事

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
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
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為相公絜請
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
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皆京師
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
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
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
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

結前案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五

第五卷

次心帳方進
句為帳以後
歷敘方進三
奏咸皆本此

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
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
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
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
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謂
伐閱也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
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
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與其處方進心恨初大
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鳳薨後從弟車騎

吳人大將軍
鳳一昭起方
進奏咸與逢
信案

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
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
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
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言分疏今子夏
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
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
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
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漢書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突入皇太后
姊子一段起
黨友案

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
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
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
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
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
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
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
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

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
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託於詔文誠不可更有它計後
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
要主上狡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
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
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
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
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
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

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
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
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織介愛利之風天下所
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
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
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
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事見左氏傳翅

漢書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西山云方進
所劾大抵皆
私意也以其
文辭則馴雅

方進知能一
段摠結上文
而內求人主
微音句人以
引起下文云

鹿門云方進
尚上上之知
淳于長

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
怨善惡相冒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
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
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
洗發生色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
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
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
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
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

漢書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罪之罪幸
矣而復條奏
長之他友善
者以刷已之
汚其傾危之
資狼狽如此

至此又揭奸
左氏傳一段
為李尋奏記
起案尋言應
變之權君侯
所自明正以
其奸左氏傳
天文星歷故
也

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
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
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
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
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
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
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
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反於常理所以

示人 民人訛謔斥事感名斥事并水溢之事也有言
患也 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提攝
是也 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一 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奮
星貫中者謂正直孤中也 角也天弓九星不 欲明明猶張也 金歷庫土逆度庫二十星歷武
行也 輔湛没火守舍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 歲之期近慎朝暮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 上無惻怛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
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闔府三百
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

漢書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賁姓麗名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

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謂財用也百僚用度

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

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墮城郭旁地園田入

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輪

也。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

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

復奏議。今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

意。容容隨眾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

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

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
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
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
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
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
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謚曰恭侯

程方進傳

終

谷永杜鄴傳

輯谷永災異對謝鳳書與譚書說音書杜鄴說音書

丙山云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客以黨王氏然其文頗得大學遺意鹿門云言婉而意侵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卽皇極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日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
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
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
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婁失
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
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
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謁請也昔褒姒用國
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
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內寵熾盛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

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
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
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
歸倡優之关絕却不享之義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也慎節
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
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惟宜正身恭已未有身治正而
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

每段主意結
束在末句未
有字與誠字
相反顧

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

成伯功。莊王用中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

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

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闖之亂。

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

怨。小雅白華篇幽王惑於褒姒故國人刺之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

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十月之交詩曰皇父

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也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

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

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

常伯之職者。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

之義。濟濟謹孚。無傲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艾讀曰又

又治也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周書

君牙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

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則抱功脩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卽工卽就也工
也官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
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
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
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
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
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
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

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
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
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堯遭洪水經曰懷保
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
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畏用六極周書洪範辭饗當也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
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其下洪範
傳沴災氣也言敬而修德以御災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

永初上此疏
內未敢序言
乎后宮而外
不敢即附于
丁氏故其言
顯正而無疵

所行不享上帝不當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
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疏遠也是循不享之
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
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未
求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
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
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
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
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察明也
悲智也

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

施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後齊潛王受孟嘗出
奔魏子所與栗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

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

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

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

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

幸蚤薨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

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

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連。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湛讀漸。讀曰潛。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永自知有忤於音故自救解方與將

相大臣垂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

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

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

音前與平阿有隙平阿侯王譚也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

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殊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皆小雅篇名昔秦伯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

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

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陝以東周公主之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

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

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

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

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昔文

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魏又侯廢太子擊立擊弟

廢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陳平共壹飯之簞而

廢訖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

漢書卷之

七

七

第百四篇

漢泉云水不能說音與譚平而鄴能說音與商親客何也以二詞較之鄴似尤勝云

將相加驩平用陸賈說以五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奧內唯深察焉奧內室中隱奧之處音甚嘉其言

谷永杜鄴傳終

揚雄傳

輯畧

解詁

解難

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

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

僑周何別也別謂分系緒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

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

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

漢之興也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江州縣名巴郡所治也而揚

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溯江上處嶧山

之陽曰郫郫縣名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一壥一區百畝也世世以

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
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
見為人簡易佚蕩佚音鐵佚蕩緩也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
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及汲於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
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
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
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
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
不得時則龍蛇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
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
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
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
石離著也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泊安靜也或謝
雄以玄尚白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

云此又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時之意而陽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

皆本於此
次崖云此祖
東方曼倩答
客難枝葉文
采過之其一
氣渾成則不
及矣中間文
意不過四轉
說出人才遇
世升落之端
曲折詳盡孟
堅答賓戲亦
是祖此

曰解謝其辭曰客謂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
紀為衆人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
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行青拖紫朱丹
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
行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
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
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
餘萬言扶踈分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
氣纖者入無倫纖微之甚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

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不揚
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
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
七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四分
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
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來去如鳥之故士或自盛
以橐或鑿坏以遁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
也魯君聞顏闔賢使者往聘因鑿
後坏而亡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頡亢上下孟
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值世之今大漢左東海右渠

漢書卷之... 易注

次崖云此詩無所須才故知愚無所黑白而士無以自見

次崖云二仁去一段言人才去留係國輕重蓋矯上文時平無所須才意

次崖云上世之士一段申前得士者富以下意

搜前番禺後陶塗國名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侯

敦煌玉門關侯也微以糾墨製以質鈇有罪者係於微墨尤惡者斬以鈇質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風化也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倚廬倚牆至地

而為之無楣柱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

者皆擬於阿衡統輯髮者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

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

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乘鴈四鴈也雀字或作雁鳥字或作鳥昔三

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

而危穰侯摺古摺字蔡澤雖噤吟而咲唐舉噤吟鎮頤之貌澤從唐舉

相謂曰聖人不知殆先收結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

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

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仲管或

釋褐而傳成或倚夷門而咲侯或橫江潭而漁或七

十說而不遇子孔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公或枉千乘於陋

子

崖云當今以下該出世變人情無餘意

鹿門云黃老家言

次岸云此故知玄以下正守玄處

今子三句卷容難意吾亦一跌亦族意

次岸云此下言記蔡等之

巷齊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或擁帝羣而先驅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羣

為之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

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辟罪法是以欲

談者死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死屈也固閉也樹疑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報聞而罷之

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

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地藏火執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

其室害盈而福謙攫挈者亡默默者存攫挈妄有搏執牽引也位極

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

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或能勝之今子廼以鳴臬而咲

鳳皇執蠓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

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史跡扁鵲皆古良醫悲夫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

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髀骨也徽繩也髀音格

漢書卷之

易生

五

五

遇時以解客

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叩怒也界涇陽抵

穰侯而代之當也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願折

頰涕唾流沫鎮頰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

拊其背而奪其位搯謂急持之咽也炕絕也時也遇其時天下已

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中其適五帝垂典

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

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宜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次崖云故有蕭何一段

即前意又倒

一倒語不盡相沿文法自李斯陛下致崑山之玉三段末

次崖云故為可為四句收拾前意正答客謝范蔡以下何必玄之意

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蕭始作規曹因從之留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隤蜀人名山旁堆欲墮口抵

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

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

先生收功於章臺如相四皓采榮於南山榮聲名也公孫創

業於金馬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霍去病司馬長

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

是損割其名

漢書卷之六
楊如
六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

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

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也比和今吾子廼抗辭幽說

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

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不寤不曉其意亶費精神於此

而煩學者於彼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

聲殆不可乎也放依揚子曰俞俞然若夫閱言崇議幽

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

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

廼金貞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

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

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擻膠葛騰九閎

擻局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

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滄滄雲而

散歎丞嶢嶢高貌滄滄盛也滄雲氣貌歎丞氣上也是以宓犧氏之作易

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

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

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

胥靡為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寂寞為尸道化以寂寞為主大

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

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

根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

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追趨逐者

隨所趨嚮愛嗜而追逐之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

則莫有和也也掄引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

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獲善塗堅者也

一篇大意摭見太玄非庸人所可知故引老子貴知我者希一語結之

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堅即今之仰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師曠欲善調之鐘為

後世之有知音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幾讀曰冀老聃有

遺言貴知我者希道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

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文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

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於學利句
實好古
三句起下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
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
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
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
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
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

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
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
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古文之雄不知
情不知獻符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以雄解謝雄以病免復召為大
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
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

漢書卷之

卷之

第五

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餗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

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此傳止次漢興循吏而不及戰國以上與史記不同鳳洲云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以銳精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迺在龔勃海黃頰川彼

循吏傳

全輯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其敦本節盡
與教禮義意
若欲緩收吏
治之效而不
盡用其材其
民之應之顧
不後於京兆
而思以心報
二公何也亦
可以深長思
矣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
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
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
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
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
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
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
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

漢書卷之

循吏

二

第五篇

廉門云文翁
與蜀郡於文
學上注精神
故其治行多
當世而篇中
亦能摹寫種
種風神特相
相
鳳洲云予嘗
恠班氏述趙
京兆二三君
發摘鈎櫛中
文之陰若鬼
神焉而班氏
語洋洋亦無
容口至其著

讓君子之遺風矣。廉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升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
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

循吏傳獨以
舉文翁罷遂
輩其興禮敢
讓清淨不擾
世儒類能言
之然嚮赫赫
者聲奪矣甚
哉班氏之深
於史也

成以偽增蒙
顯賞當時已
得其情矣班
史何以次之

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別坐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
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
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
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
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
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漢書卷之

循吏

三

第

循吏豈所謂
治甚有聲者
別有偉績之
可紀耶則傳
又何以察察
也

王霸長于治
郡而不長于
為相以故班
掾附之循吏
而不為別立
一傳云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
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
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
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
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徒雲陵，霸
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
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

荆川云：霸之
寬和，不足為
難在是時為
難爾

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
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
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
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
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
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
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
數決疑獄，庭中稱平。此庭中謂
廷尉之中

守丞相長史，坐公卿

大議庭中。此庭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

荆川云諸事亦在一時

鹿門云陰伏
參考乃俗吏
中精神所注
處然名賢大
儒則耻之矣

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屬戒也周欲不泄漏也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

漢書卷之六

循吏

五

卷之六

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因交代之際而弄匿簿，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書以盜官物。

外寬即二寬
和內明即上
明察內敏得
吏民心即上
吏民愛敬撫
吏語

荆川云敘中
不見於詔見
之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關西人謂補滿為適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

漢書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荆川云用斷
語叙事

八年以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第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
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
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
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
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
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

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

暗指下詔語

道不拾遺及舉孝子第第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

古者

屋之高嚴通呼為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

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

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

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

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凡言條者一一

而疏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

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

漢興學者以
災祥為理道
而霸在獄中
受書於夏侯
勝之決範故
謂其學之不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純則有之若
曰以偽先天
下如張敞所
論過矣

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
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祇息罪而秩黯諸侯
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
自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
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亾實傾搖解怠甚者
為妖假今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亾益
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
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

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
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
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音干求也以正明
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
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
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
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
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亾寃

自京兆尹至
此提是功名
損於作郡意

刑邑凶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
書今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乃得自是後
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
相五歲甘露二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
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
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廼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游徼主徼巡與盜賊者也
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

此傳全用虛
語

吏民愛敬為
後立祠張本

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
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
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
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

漢書卷之九十一
循吏傳
第五十一

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嚮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亾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倩士之美稱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亾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亾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灾。

傳末次桐鄉詞為結案與傳首相應

遂傳作兩截看先詳叙事昌邑一節而後叙及治勸海事班史傳之循吏則所重在渤海云

朕甚閔之。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亾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卷五下篇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
食賞賜亾度遂入見王涕泣此逐內諫爭于上處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
王曰郎中今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聞
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有腴臣侯得王所為
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腴臣侯得王所為
儼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認其諂諛嘗與寢處
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
習存亾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
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

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
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
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亾子昌邑王賀
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
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
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
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
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
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昌邑王傳 第五十五卷

漢書卷之八
循吏
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
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
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
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
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
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
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
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
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
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為良民
吏毋得聞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
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

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
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
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為王生素者酒亾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
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

荆川云汲及
王生
鹿門云此只
了渤海一段
案却是因王
生入文益奇
爾若曰汲及
王生則重在
王生非了渤
海案矣

歷叙信臣補
穀陽長遷上
蔡長超零陵
太守遷南陽

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
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
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申科為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漢書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太守無事實
而於為人以
下方摠實其
所治之事亦
一格也

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
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

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暗應為民興利務在富之句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

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

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温氣乃生難古然字蘊
火蓄火也

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

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

孟堅叙漢良
更悉興學校
廣樹蓄增戶
口買牛犢

漢書卷之

百五

一

第

行阡陌灌溉
獻畝為元元
立教養之法
較之太史公
沾引叔故
董功相萬也

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
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
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循吏傳終

酷吏傳

輯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略給
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
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
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
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劔廷叱群臣
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
陽城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
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地者歸蒿里葬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漢書卷之... 卷之三... 卷之...

暴起方上謂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

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

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

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餽餽謂貨之與雇直也載沙便橋下

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餽直車二千凡

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

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

為道地為之開道使有安全地也延年抵曰抵拒諱也本出將軍之門

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

槐野云次口廣明與大將軍之言洗發

田子賓廢昌邑王事極有生色

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

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

自乞之何哉自乞謂與之也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

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

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光念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

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偏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

漢書卷之... 卷之三... 卷之...

漢書卷之... 嚴延年... 第... 卷...

勿死司農發詔書故鳴鼓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

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

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

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

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

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

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覆反也反

以此事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

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

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

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

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

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廢公法而狡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牾逆也咸曰寧負二千

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

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

歷敘涿郡之亂為延年酷烈起案曰比得不能將以形延年之能也此句提省極得力

漢書卷之... 告... 三... 官...

貞靖一段文
公從太史公
以湯揚僕傳
來

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
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
怒適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
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
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
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脅歛也野
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
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弟然將謂精
悍敏捷子貢
冉有有耶擬
人非其倫矣

二段總只一
意蓋反覆抑
揚劇論其用
刑刻急之狀
有如此爾

飾文而入之於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
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
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文案整密也延年為人短
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
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
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
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如屠兒之殺六畜令行禁止郡中

揅入張敞黃
霸耿壽昌以
容形主即太
史公借張湯
趙禹以形王
溫舒一例

荆川云叙得
奇
又云叙延年
敗慶與朱博
趙廣漢同
廉門云刻與
忘一派病根

荆川云此詩
類叙尤難
此以下歷敘
延年禍敗之
由

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
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適以書諭之曰昔韓
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不
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
天下唉咽二周餘斃東西周君國也莠盛苗穢何可不鋟也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
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
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
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

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
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
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
擅此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
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
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
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
身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
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

鹿門云凡殘人者皆親識必相猜而讎

追叙嚴母一受不特見母賢智且以著其誅戮為不枉云
多所平反為是飲食或亡

所出為不食與嚴母頗相類蓋西京有一母云

錯父逆知晁氏必亡亦與嚴母同見

班椽書其子曰屠伯書其母曰萬石嚴姬美刺不相掩

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

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

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

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

數事以結延年結正其罪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

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若今之蜡節到雒陽適見

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

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

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顧反也欲以立威

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

歸府舍母畢正臘臘及正歲禮畢也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多殺人者已亦當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

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待其喪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

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

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次

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漢書循吏傳

荆川云連敘
二事

先提時契為
賞酷烈起案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姓紅陽而兄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
字長弟字仲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
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
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得赤
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它
人所殺者則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
主其喪事

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
事實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
以太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
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
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
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
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
見十置根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有人為輦覆
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

漢書卷之

卷之

七

卷之

東瘞埋也揭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

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

子死，桓東少年場。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

所置皆其魁宿。魁根本也。宿舊處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

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

贖。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

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

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

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

傳尾借賞自
言以結其所
以酷烈之故

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
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
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
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
尚威嚴，有治辦名。

漢書卷之

卷之

八

卷之

酷吏傳終

貨殖傳

輯序

鹿門云班掾傳貨殖而推本于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之上一等矣又云此段建議並本周禮所載理則之事而指次之者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藿音桓卽今之菝也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

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傳

卷九十一

貨殖傳

後隧後隧徑道也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糴藁澤不伐

天也天也古也榘也字也榘也邪也斫也木也蠃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

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穡即蓄字然後

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

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

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

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

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

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

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

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發語聲是以欲寡而事節

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

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

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

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弃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

首首至此言
先王有定制
故財用足而
教化興

自周室衰至
末言後世大

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若欲不制，僭差亾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亾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啗菽飲水。祖音豎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亾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

壞禮制故財
用不足而愚
子飢寒

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貨殖傳終

游俠傳

輯序

萬章

杜牧護

陳遵

原涉

此等傳序甚嚴正有本末一反子長然為子長立言甚難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大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

虞卿奔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
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搯捉持也擊古曉字於是
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
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
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
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
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
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漢書卷之九十五 第五九篇

此後收前摠
論語有抑揚

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故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
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
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
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
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
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
流殺身亾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
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

漢書卷之九十五 第五九篇

漢書卷之八
游俠
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
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
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鹿門云萬意無他表見特

其卻石顯皆數百萬一節聲溢長安矣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萬音拒

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
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
言者章遠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
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
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器物

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
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以安也而
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
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
章及箭張回

作箭者姓張名回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酒市皆中人

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
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
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護是辭其父

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根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王舉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

鹿門云上商亦能信陵君之待屠者朱亥耶而班史亦極力摹寫類史記

會示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

漢書

游俠

四

卷之九

亾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
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舉姓名而捕之護執寬莽大喜徵護
入爲前輝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
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
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
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
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庸而成都侯商子
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
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

自時成都侯商至此愬只形容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句不引呂公一段見護議論常依名節處

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
邑曰公子貴如何邑守公子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
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
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
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進謂博所賭也及宣帝卽位用遂稍
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
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君寧遂妻名遂

漢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篇中並叙兩
人操行摠不
出廉儉自守
放縱不拘二
句
荆川云始終
與張竦相形

通篇以賓客
飲酒立柱

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
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
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
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
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
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
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
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

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
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意不自得自免
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
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
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
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
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
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

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請求不
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處有與遵同姓
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
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竒遵材在位多稱譽
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馮讀曰憑口占
書吏且省官事口隱其辭以授吏也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
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

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
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起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
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
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誥誥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
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宴食曰飫禮不
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
污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
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

前既叙疎薄
相友善比其
擢行此復以
疎事相形

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
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
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
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
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
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
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車礙為甕所輻纏微井
縣也甕井以輓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
下而為井甕所擊則破碎也東音上緇反甕音丁浪
反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提擲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一收類太
文取李廣
不識文法

鴟夷韋囊 鴟夷滑稽腹如大壺滑稽罔轉縱 盡日盛
以盛酒 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
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紉
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
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我
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
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
陽竦為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

漢書卷之
存文

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誑遵遵陳
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
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荆川云篇中
牽連不斷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
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
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
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
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衣冠
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時年

山字疑行

涉傳以傾實
客為案風神
從太史公傳
郭解來

議涉之言一
一覆應上文

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
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
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
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
賢不肖闖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
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讐
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
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廼慕
宋伯姬及陳孝婦

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
卒伯姬寡居夜火伯姬曰保傅不

漢書卷

卷

九

卷

滂自以為三
句收上起下
之詞

其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
死養姑愈謹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朝廷高
其義號不幸壹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失讀知其非
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
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
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
道為京兆阡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
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印富人長者然身衣
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
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

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乎問以喪
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
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
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削牘
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
奔走市買至日昧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
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俵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
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

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放出之涉懼求
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
已為中郎後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
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
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
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
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
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
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

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
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
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
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
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
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
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
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
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

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
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
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畧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
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
諸王子第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臯
惡赦貫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
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
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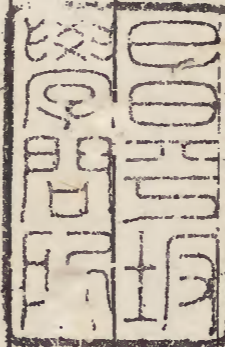
虎門云原涉
以傾賓客故
因而復顯然
亦以此故顯
矣而復被誅

末一段舉
當時豪傑
一為總案

建議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
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
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耻
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
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
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徼要也送軍分散
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
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



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終

文化英曹



